

毕淑敏
◎ 作品

女心理师
[下]



心理励志小说

一剂挖掘当代人心理困境的心灵处方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毕淑敏
● 作品

女心理师

[下]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心理师：全 2 册 / 毕淑敏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3
ISBN 978-7-5404-5305-3

I . ①女… II . ①毕…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5504 号

上架建议：文学·长篇小说

女心理师：全 2 册

作 者：毕淑敏

出 版 人：刘清华

品牌策划：谢不周

责任编辑：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特约策划：柳絮恒

特约编辑：邢越超

版式设计：李 洁

封面设计：谢 颖

封面插图：张卓明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530 千字

印 张：21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5305-3

定 价：56.00 元 (全 2 册)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目 录

女心理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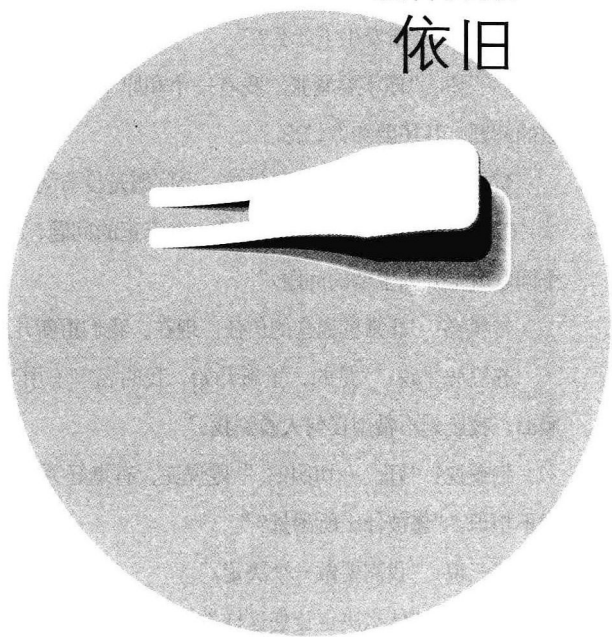
001	装神弄鬼依旧
017	生命这条鱼，只剩下鱼鳞和黏液
025	从钻石到花岗岩的王老五
035	我有梅毒和艾滋病，你敢和我握手吗
045	我要最年轻的葡萄酒
063	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常爱登高望远
077	一百万现金会把脚面砸骨折
093	狂犬病人会看心理师吗
107	中国女人在充满檀香味道的房间里哭泣
123	比眉毛还细的广告
145	我需要膀大腰圆长得像鲁智深的心理师
165	人的一切弱点，心理师都具有
173	没有任何一块木头是脏的
199	负载高尚灵魂的躯体是痛的
209	重要的是情感上和记忆中的真实

女心理师 / The Female
Psychologist /

-
- 233 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
- 253 你这种笑法，要么大智若愚，要么是不学无术的傻瓜
- 283 假装得久了，就变成真的了
- 293 沮丧就像铁锈一点点堆积起来
- 303 你一定要做大
- 313 不必知道你的过去，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
- 321 江湖事，都可以推倒重来
- 335 你曾经让我身处地狱，我却从那里出发，走向了天堂
- 343 后记
-

女心理师 / The Female Psychologist /

装神弄鬼
依旧



苏三杀了一个回马枪。

贺顿说：“新发生了什么？”

苏三说：“你不要紧张。我有一个和原来的问题不同的问题，也就是一个新的问题。我还要和你讨论。”

贺顿恍然大悟，说：“原来前一个问题投石问路。”

苏三说：“也不完全是。那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当那个问题解决之后，这个问题就上升为主要的问题。”

贺顿说：“非常感谢您的信任。现在，我们重新开始吗？”

苏三先生说：“是的，重新开始。我的名字不用改变，其他的规矩也一律照旧。我还是不希望任何人看到我。”

贺顿说：“好。一切照旧。”她说完，有点好笑。明明是认识的人，却好像素不相识。“您被什么所困扰？”

苏三说：“我需要做一个决定。”

贺顿说：“什么决定让您这样举棋不定？”

苏三先生说：“因为它关系到人。你知道，世上的万物都好办，只有关乎人的时候最难办。”

贺顿说：“什么人？”

苏三说：“女人和男人。”

贺顿说：“男人是谁？”

苏三说：“是我。”

贺顿轻轻地噓出了一口气。男女之事，的确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关系了。她继续问道：“女人是谁？”

苏三回答：“不止一个女人。”

贺顿说：“她们都是谁？”

苏三说：“一个是我的妻子，一个是我的红颜知己。”

贺顿说：“你的问题是什么？”

苏三说：“我要放弃其中的一个女人。我已经不堪重负。”

贺顿说：“看来这个问题已经让你很久不得安宁了。”

苏三说：“十四年了。十四年前，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处长，我和我的红颜知己在一次会议上相识。那时候，她刚刚研究生毕业，风华正茂。我们一见如故。贾宝玉和林黛玉是前世有约，我相信我和这个女人也有冥冥中的缘分。”

贺顿预计了一个老掉牙的第三者的故事，悠然登场。好在心理医生有一个本领，就是把自己的面部表情最小化。她颌首，表示很能理解这种一见钟情的默契。

苏三开始了喋喋不休的叙述，无非是和第三者如何的缠绵。贺顿问：“她叫什么名字呢？”

苏三先生说：“咱们就称呼她李四小姐好了。”

贺顿说：“好吧。那我现在很想知道，你的主要烦恼是什么呢？我听你刚才讲到的都是甜蜜。”

苏三说：“是的，我们相处的时候都是甜蜜，起码以前是这样的。”

贺顿紧紧楔进这个缝隙，她要让谈话变得富有成效，问：“你说的以前，是指什么时候呢？”

苏三说：“半年以前，也就是我认识她十三年半以后。”

贺顿说：“我看你把时间记忆得如此准确，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苏三说：“你猜得很对。半年以前，是她的生日，从那一天开始，她整整四十岁了。”

贺顿说：“四十岁，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寻常？”

苏三说：“那天她过生日，把自己的公寓装扮得非常漂亮。她也是公务员，公务员有专门的宿舍区，但为了方便我，她在外面买了房子，和我幽会。那个小巢布置得雅洁舒适，每个角落都匠心独具，充满了情趣。你坐在马桶上，就可以看到三组不同的画作，还能闻到奇异的香气。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来的时候，能在极短暂的时间里享受到更多精致呵护。好了，不说这些细节了，那天我走进李四小姐的雅舍，看到到处都充盈着玫瑰红的烛光，香气萦绕着蛋糕。李四说，你数数看，有多少支蜡烛？我试着开始数，烛光摇曳，加上我开了一天会，头晕目眩的，我就说，你为什么在蛋糕上插了这么多蜡烛？我的女孩？我记得有一种数字蜡烛，只要插上两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不必这么烦琐。请不要见笑，在一起的时候，我常常称呼李四小姐为女孩……”

虽然打了预防针，贺顿听到这里，还是不由得好笑。都多大岁数了，还称呼女孩，四十岁的大女孩、老女孩，真叫人哭笑不得。但是，作为普通人的贺顿可以笑，作为心理师的贺顿不能笑。她需要平静地听下去。苏三便向她讲了下面的故事。

我的女孩说，你嫌蜡烛太多了吗？知道我多大年纪了？我说，我来，就是给你过生日的，我当然知道你多大年纪了。女孩说，知道就好。我把我所有的青春时光都给你了。听了她这话，我的脸如同被鞭子斜抽了一下。是的，我太自私了。一个女人，从二十六岁到四十岁，这的确是鲜花盛开的年华，根根梢梢都交付给了我。我说，后悔了吗？她说，不，我不后悔。我说，从咱们交往之初，我就跟你说过，除了爱，我什么都不能给你。不能给你名分，不能给你金钱，也不能给你孩子……李四说，我都知道，在这个时刻，求求你不要重复这些令人伤感的话。

当她默默地许了一个愿，俯下身去吹蜡烛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了她头顶上的白发。女孩很精心地保养着自己，颜面上基本保持着没有皱纹。但头顶是不会骗人的，老了就是老了，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突然想到，过不了几年，她就会进入更年期。到了那个时候，她就再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了。她真的不后悔吗？

我说，你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了。

她反问道，难道我现在不是在过着自己的生活吗？

我说，那你以后老了怎么办呢？

她说，我会进敬老院。我相信，国家在这方面投入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我说，我年纪比你大很多，如果我先走了，你会孤单的。

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说，你以为我现在就不孤单了吗？你如果真的走了，我不会比现在更孤单。知道你在这个城市里，但你却不在我的身边，能听得到你的声音，却看不到你的身影，你以为这种孤单就好受吗！

我无言。我知道这就是她的生活。她已经是处长了，干练公道，业务上非常出色，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会被提拔成局长、厅长。人们都知道她前途无量，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坚持不嫁。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除了上班和出差以外，所有的时间，她都在公寓等待。我们没有任何电话上的往来，也不发短信，也不在网上聊天。如果有人查找通信记录，我们是静默和清白的。无论多么晚，只要到这里来，我从不用打任何招呼，她一定是守候着一盏孤灯在等候。这种信任和默契，我享受了很多年。同理，我也知道她孤独了很多年。

她头上的白发如一枚枚发射的银针，深深刺痛了我。我不能承担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如此深重的等待，我不堪重负。我要逃脱。在那一瞬，我下决心尽快结束这段情感。然后，她赶快嫁人，然后，她赶快生育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这样想定以后，我对她说，咱们到此为止吧。

她说，这就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我说，这样下去，你没有幸福。

她说，我幸福不幸福，只有我自己知道，和你没有关系。

我说，怎么能说和我没有关系呢？

她说，我什么都不曾要求，你还不愿意吗？你可以从此离开，永不回头。

我爱你，这和你无关。你不必知道也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这难道还不够吗？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还能说什么？她柔情万种地对我说，我能自己养活自己，我能为你保密，我不怕衰老，我也不需要孩子。总之，所有关于我的考量，你都尽可放下。现在，让我们享乐吧。

我缴械投降，进入温柔乡里。是的，一个什么都不图的女子，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心理师，你见过这样的女子吗？”苏三先生以这样的问话，结束了他的述说。

贺顿不知如何回答。这样的女子，对一个心理师来说，虽然少见，却不是没有。但她不能这样说，她知道，这样的问话只是表明了案主掩埋在巨大的困惑里，以为自己的难题天下无双。

贺顿斟酌着说：“李四小姐非常独特。”

这个答案让苏三先生比较满意，他说：“如果是你，你会怎样？”

贺顿说：“我还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苏三先生说：“我也要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下次吧，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说完，他就起身走了。

贺顿倒在心理室的沙发上，孤坐了半天。本来以为一垄麦子割到了地头，不想直起腰一看，才发现这是套种的土地，另一茬庄稼刚刚发芽。除了揉着酸痛的眼发呆，没有别的法子。

文果走进来说：“广州来的案主走了？”

贺顿简短地答道：“走了。”

文果说：“那就好，我不喜欢这个人。虽然，在他预约好的时间我回避了，从来没有见过他。”

贺顿说：“你没有见过他，为什么就不喜欢他？”

文果说：“装神弄鬼。”

贺顿说：“不要背后议论来访者。”

文果说：“好吧，那我就把他的卷宗归档了。”

贺顿说：“且慢。他又开始了新一轮咨询，一切照旧。”

文果说：“装神弄鬼也照旧吗？”

贺顿说：“老规矩，回避。”

下一个来访日，苏三说：“我今天讲讲我的老婆吧。我猜你一定要说如何称呼，就叫她王婆吧。”

贺顿开玩笑说：“是王婆卖瓜的那个王婆吗？”

苏三说：“这和卖瓜没有关系。主要是她姓王，又是我的老婆。”

贺顿说：“好吧。我现在已经牢牢记住了你们的称呼，一位苏三，一位李四，还有一位王婆。”

苏三便苦笑着说：“这些名字都是假的，但事情是真的。记得我和你说过的，我的老婆是个商人，对我很好，也很有钱。我至今还是一个清官，和她有钱是大大分不开的，有很多人成了贪官，和他们的老婆贪钱有关联。我这样说，也许女权主义者会很愤慨，但起因是我很感激王婆。她不知道我金屋藏娇，一藏就是十四年，相当于一个抗日战争再加上两个解放战争。李四那边一往情深，我实在割舍不下，就反过来打我老婆的主意。我对她说，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王婆说，怀疑你什么呢？

我说，怀疑我在外面养个小蜜包个二奶什么的？

王婆说，从来没有。

我说，如果我让你这样设想一下呢？

王婆说，我很忙。你有正经事没有？我有一大宗生意要谈，别捣乱行不行？

我说，我不是捣乱，是确有其事。

王婆说，什么事？

我说，二奶的事。

王婆说，那不可能。

我说，可能的。

王婆说，我不相信，一定是有人造谣。

我说，没有人造谣。我跟你这样说。

王婆说，那就是你造谣。

我无可奈何，就说，好吧，就算是造谣，如果你听到了，会怎么样呢？

王婆说，造谣者可耻，信谣者可悲。我记得这是“文革”中的一句话，真理。

我说，你就不生气吗？

王婆说，当然生气了。

我一听有门，生气就好，马上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王婆说，我要找到造谣者，拔掉他的舌头。想我们恩爱夫妻，哪能让他这样血口喷人！

得！她和我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假设呢？

王婆不耐烦了，说，假设什么呢？

我说，我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好了。

王婆这次认真了一下，说，第一，我根本就不相信这种事。就像我不跟外星人做买卖，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第二，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事，我了解你，这绝不是真好，只是一时鬼迷心窍。所以，既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那个女人好，我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里，王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说，苏三，

不要再来这类脑筋急转弯的题目了，你我都不是小孩子。记得当年老人家在世的时候说过，对于种种的捣乱，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咱们就到此为止吧，我还要忙着谈判，你好自为之，我希望这样的谈话再也不要由你发起。

“王婆说完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发呆。心理师，你说王婆知不知道李四？”

“我不知道她知道不知道。”贺顿把话说完，觉得像绕口令，非如此不能表达本意。她接着说，“不管她知道还是不知道，她的态度很鲜明——她不会和你离婚，她根本就不承认有这种事。”

苏三说：“你分析得不错。”

贺顿说：“你当前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苏三说：“我想知道这两个对我来说无比重要的女人，打算怎么办？”

贺顿说：“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她们都不打算放下。”

苏三说：“然后呢？”

贺顿说：“谁然后？”

苏三先生说：“她们。”

贺顿说：“你老管她们干什么？”

苏三先生不满了，说：“这本来就是三个人的事情，我不管她们怎么能成呢？”

贺顿说：“你是想解决她们的问题，还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

苏三说：“你这话不通情理。我的问题，就是她们的问题；她们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她们的问题解决了，我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她们的问题不解决，我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解决。”

贺顿说：“我几乎被你搞糊涂了，现在我们要正本清源。请回答，是谁到我这儿来咨询？”

苏三先生说：“明知故问，当然是我了。”

贺顿说：“对。现在是谁要寻求改变？”

苏三先生说：“是我。”

贺顿说：“很好。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当然关键在你。因为，李四小姐不需要改变，她愿意做一辈子你的情妇；王婆也不愿意改变，她愿意装聋作哑当你的贤惠妻子。是你自己受不了灵魂的煎熬，要谋求改变。”

苏三的嘴唇张了好几次，都闭了起来，说不出话。许久之后，他说：“不单是灵魂，身体也受不了，毕竟上了岁数。你的意思是我要拿出主意？”

贺顿说：“正是。”

苏三说：“我要是拿得出主意，还用找你来吗？我自己就解决了。”

贺顿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苏三说：“我希望她们之间有一个主动退出。”

贺顿说：“我估计你会碰壁。”

苏三说：“已经碰壁了，谁都不肯退出。”

贺顿说：“你愿意维持这个局面吗？毕竟你已经维持了十四年。”

苏三先生说：“我不愿意维持下去了。太累了。”

贺顿说：“你下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决心？”

苏三说：“下了。”

贺顿说：“那就好办了，放弃一方吧。”

苏三说：“我不能放弃。”

贺顿说：“那我们就又回到了起点。你不放弃，就只能煎熬。”

苏三说：“不是我不放弃，是她们不放弃。”

贺顿说：“这和她们无关，只和你有关。是你作出决定，而不是她们作出决定。”

苏三说：“问题绕了一圈，又回到我这里来了。”

贺顿说：“本来就在你这里。”

苏三说：“我很想逼着她们放弃我。”

贺顿说：“愿听其详。”

苏三先生说：“我已经想好了方案，今后就会实施。等有了效果，我再来

向你报告。今天，我必须提前结束，因为有非常重要的会见。”说完，苏三告辞了。

贺顿面对着今天的约谈记录，不知如何落笔。

下一次，苏三来的时候，情绪委顿。

“这一周，感觉如何？”贺顿关切地问。

“感觉不好。”苏三如实回答。

“哪方面不好？”

“都不好。”苏三先生无精打采。

“可以讲得详细一点吗？详细了才能有发现。”贺顿说。

“我逼迫她们了，可是，毫无效果。”苏三先生说。

“如何逼法？”贺顿想象不出，只得求教。

“我对王婆大发脾气，无缘无故地指责她，百般挑剔她，还当着她的面夸奖电视里的女明星性感漂亮。说王婆是个黄脸婆，还问王婆如果我要离婚，你会寻死觅活吗？多次挑衅。”苏三一边回忆一边讲。

贺顿真想啐他一口。一个毫无过错的妻子，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突然间被丈夫口出恶言，百般凌辱，罪过啊罪过。“结果如何？”贺顿忍住气问。

“结果就是没有结果。”苏三先生唉声叹气，“王婆说，我这么反常，一定是碰到了大大不顺心的事，涉及我的工作，她也不便细问。她说，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怒火，尽管朝她身上撒就是了。别人不了解我，她还了解我吗？说我被气糊涂了，都开始说胡话了，已经完全不像平日的我了，这让她更是心疼我，什么都不会放在心上，只求我能开心一点。王婆还说，如果我这样胡言乱语能让自己好过一点，就随便骂好了，她不会生气，反倒高兴，知道我能因此放松……”

贺顿不由自主地点头。苏三仰天长叹道：“一个女人贤惠到了如此的地步，别说她还挣出万贯家财，就是一无所有，也是手心的宝啊。”

“那边呢？”贺顿问。

苏三先生说：“我也照方抓药，对李四说，你让我很痛苦，是个负担。你的存在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十四年前我认识了你，就是一个错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罪恶。你让我成了一个罪人，一个小人，一个两面派……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们就此分手吧……喏，就是这些了。”苏三喉结滚动，使劲咽了下唾沫，看来说出这些话，对他也是煎熬。

“李四是如何回答的？”贺顿问。

“没有回答。”苏三说。

“那总要有所表示。”贺顿探询。

“也没有表示。”苏三说。

“既不回答，也没有表示，在听到这些非常刺激的话以后，李四总要有点变化吧？”贺顿也被苏三的这两个女人搅得迷茫起来。

“李四只是安静地坐着，然后继续低头缝补她手头的东西。”苏三边回忆边说。

“她手头缝补的是什么东西？”贺顿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不好意思，是她的个人生活用品。”苏三不愿意说。本来贺顿也只是随口问问，苏三的忸怩让她不肯轻易放过。“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是……她的内裤。”苏三只好说出。

“她是个很俭省的人吗？”贺顿问道。

“不。她总说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个人生活用品是很考究的。当然，可能也是为了让我感到更有情趣，她的内衣内裤之多，简直可以开个小店了。”

“既然并不缺货，为何还要缝补？”贺顿既是问苏三也是问自己。

“我也不知道。”苏三彻底地无可奈何了。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内裤？”贺顿问得之详细，连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是在侦探一宗强奸案。

苏三说：“就是普通的内裤。好像是很久之前的样式，裤腰上还穿着松紧